

華府、紐約、費城、三藩市：我們從賀錦麗守夜集會，到特朗普勝選現場

不到24小時裏，白天還在翹首以盼的賀錦麗支持者，隨著太陽西下而變得沈默；特朗普的選民則在夜色中開始了慶祝和狂歡。



2024 11 5

Kevin

Yiu Kayi/

和許多媒體預料中搖擺州會緩慢點票，開票過程會拖長至幾天不同，2024年美國大選在投票當日的晚間，點票結果便已明顯顯示出前總統特朗普獲勝的勢頭。

在不到24小時裡，白天還在翹首以盼的賀錦麗和民主黨支持者，隨著太陽西下而變得沈默；特朗普和共和黨的選民則在夜色中開始了慶祝和狂歡。

從票站到開票守夜晚會，從東岸到西岸，端傳媒在各地的特約記者和撰稿人，一路記下了投票、議論、做志願者和圍觀開票的形形色色的美國人在這天裡的政治參與。他們對記者講述了自己對這次選舉的見解，講述了對美國政治的期許、焦慮、熱情乃至不滿。



早晨，紐約，法拉盛

🗣️ 那只能期待共和黨對我們好一點了。

東部時間早晨10點，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公立學校改成的投票站門口，站著好幾位華裔特朗普支持者，她們大多是中年女性，手持特朗普的中文傳單，對著走向投票站居民拉票。

法拉盛是移民聚居區。這些拉票的人會根據來往居民的族裔，用簡單的韓語、西語、英語等不同的語言問好。如果對方不予應答又往投票站的方向走去，她們就大喊一句：「Vote for Trump!」

今年61歲的 Susan Zhang 住在佛羅里達州，特意趕來紐約州參與提前投票，並在大選日幫助特朗普拉票。她是基督徒，認為特朗普對家庭、性別的理念「符合神的旨意」，而民主黨「站在撒旦那一邊」。與此同時，她反對民主黨對無證移民的寬鬆政策，認為賀錦麗會毀了美國。

因為寵物不能進投票站，另一位華裔女性牽著兩隻小狗站在投票站門口，等丈夫投完票再進投票站。夫妻二人表示，他們參加了三屆大選，都給特朗普投了票。



| 11 5 10 /

投票站的另一側是一群支持民主黨的退休護理女工。退休護工鐘女士今年77歲，坐在輪椅上，馬上就要去給民主黨投票，她說，民主黨的政策對護理工人比較友好，過去幾屆大選她也一直給民主黨投票。這群護理女工長期住在護理對象家中，每天幾乎無休，但只能收到13小時的薪水。為此她們抗議了多年。

護工宋女士表示，其實她們並不在乎誰當了總統，對她們來說，總統選舉過於遙遠。

另一位護工朱女士說，工會內部討論時，大家會在總統候選人上發生分歧。但是她們有一個共同的支持對象——民主黨州議員金兌錫（Ron Kim）。

據朱女士介紹，韓裔州議員金兌錫的母親曾是護理工人，因此他特別關心這個群體，還帶家人一起來支持護理女工之前的抗議。所以，金兌錫競選連任時，她們要站出來幫民主黨拉票。

我問她們，如果特朗普選上了總統，她們會覺得日子更難過嗎？

朱女士說：「那只能期待共和黨對我們好一點了。」



2024 11 5

Balcones Woods

Alice Yi

Li Jinpeng/

早晨，德州奧斯汀城郊

中部時間早上6點40分，德州奧斯汀，Balcones Woods 購物中心投票站，華裔志願者 Alice Yi 和印度裔志願者 Sumit DasGupta 已經在發放針對亞裔美國人的調查問卷。她們屬於 APIA Vote，一個無黨派的政治動員組織，主要面向亞裔和太平洋島民。Sumit DasGupta 1967 年移民至美國，參加這類志願活動已有 40 多年。Alice Yi 也投身公民參與活動 30 多年。

除了發放問卷，她們也幫助選民回答關於投票的問題。遇到最多的便是選民資格確認問題。

現場一位以色列口音的高個男士向她們求助。他不確定自己能否投票——手機上的選民記錄顯示他的狀態是「暫停」（Suspense）。根據德州州務秘書辦公處的信息，「暫停」是因為選民居住的郡縣不知道選民的具體居住地址，也不承認他們搬家去了別處。出現這種情況，選民只能提交地址變更表格才能取回投票的資格。

在德州，選民需要在 10 月 7 日及之前提交登記，政府工作人員會通過個人出生、死亡證明，法院系統等確認選民身份的有效性，維護選民名單，確保名單上沒有那些已經遷出州或已故的選民。德州州長阿伯特曾在 8 月底宣布從選民名單中已移除超過 100 萬人，被移除時狀態是「暫停」的選民超過 46 萬人。批評者認為此舉增加了投票的難度。

Alice 建議這位男子去投票站查詢。結果他進去選票站不到一分鐘就走了出來。他告訴 Alice，工作人員說他沒有投票資格。Alice 又帶領這位男子去申請填寫臨時選票（provisional ballot）——臨時選票需要先被選舉官審核確認選舉資格，如果資格獲得確認，選票會被正式計入結果；若資格無法確認，則這張選票將被拒絕。

兩位志願者之後又遇到了一對夫妻和一個剛從紐約搬來的男生，他們也都出現了同樣的情況。Alice 解釋說：「有些人不參與每兩年的國會議員投票和州議會議員，也不參與地方投票，導致他們在總統大選投票日時才發現自己的狀態有問題。」

截止到美國中部時間早上 11 點半，已有 629 人在此投票站投票。Alice 與 Sumit 收到了 60 餘份有效調查問卷。儘管德州是傳統保守州，但我沒有在現場看到穿着或攜帶有明顯黨派色彩的衣物的選民。



Yiu Kayi/

早晨，費城，唐人街

“她強調，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並不反對移民，正規來的移民都是「良民」，像她自己，他們反對的是走線來的「非法移民」。

選舉日一大早，費城唐人街 Spring 街的投票點現場，來了一群從紐約市來的華人特朗普支持者。

四十歲上下的Kevin來自紐約，是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這個大選日的早上，他特點從紐約趕來關鍵州賓州的唐人街，早上7點開始，就在選票站外呼籲這裡的選民投票。

他隨身攜帶一面旗子，上面是特朗普遭遇槍擊後振臂高呼的樣子。整個早上，Kevin都站在街角揚旗，向經過的車輛喊「Vote for Trump」，邊喊邊伸手向路人求擊掌。路過的特朗普支持者與他擊掌擁抱，有兩名白人川粉和他合照，一起喊「We will be back」。也有經過的車輛的司機向他倒豎拇指，但他笑著回應，使勁搖動自己的大拇指。

「支持的人很多，相當不錯，」Kevin說。

和Kevin一起來費城唐人街、為特朗普拉票的，還有1999年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洪女士，今年78歲，在紐約法拉盛居住了25年，退休前在學校做清潔工。她說自己支持特朗普主要因為他的移民政策和性別教育政策。

「現在法拉盛路邊全是非法移民在擺攤，路都走不了，我們交稅，但連安心走路都不行。」洪女士表示，在過去四年，她明顯感覺到法拉盛治安變差。她認為沿街擺攤的、搶劫的都是「非法移民」。她強調，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並不反對移民，正規來的移民都是「良民」，像她自己，他們反對的是走線來的「非法移民」。她說，在紐約，過去也有很多沒有身份的華人，但他們都是安安靜靜地工作，把錢寄回中國家裡，等待可以拿身份的機會。可是，走線來的人就會很亂，不管拉美人還是華人，走線來的就是不好。



11 5 Spring Yiu Kayi/

洪女士的孫子在讀小學四年級，她說很害怕性別教育會「讓小孩覺得變性是可以的」。作為基督徒，她認為墮胎和同性戀都是罪。

過去三個月，洪女士一直在賓州各地為特朗普拉票。有時早上三點起床出發，去Amish人的集市拉票。此前，她並不關心政治，對誰在任都沒關係，直到2016年，她所在的教會支持一名共和黨的地區議員候選人，這名候選人是一名教友的女兒，洪女士就開始幫忙擺攤拉票，由此了解到政治的「黑暗面和光明面」——光明指選舉可以改變一些政策，黑暗指他們懷疑民主黨在做假選票。於是，她在2016年為特朗普投下了總統票，那是她在美國第一次參與總統大選投票。

正當洪女士分享自己的政治觀點時，對面街角出現了幾名二十歲上下的女性，她們用中英文高喊支持賀錦麗。洪女士對著她們，舉起右手，開始禱告，她告訴我，這些年輕人是被蒙蔽了，她要用基督的權杖，譴責她們的罪，同時唸道「願正義的降臨投票所」。洪女士說，年輕人支持賀錦麗是因為墮胎權，讓她們有主管身體的自由，但洪女士認為這是有違道德的。

一個白人男性對著洪女士說：「你為什麼支持特朗普？他討厭移民。」

洪女士笑著沒有接話。

「他討厭你！」那名男性再說了一遍，然後走開。

洪女士說，這些人心裡沒有主。



2024 11 5

Kathy Hochul

/

中午，紐約，布萊頓海灘

只有特朗普可以拯救我們！

「當然是投特朗普，這裏100%的人都投特朗普！」

布萊頓海灘（Brighton Beach）的一座街心公園裏，坐滿了聊天的老年人。他們全都說俄語。位於紐約市布魯克林最南端的這個社區被稱作「小俄羅斯」或「小敖德薩」，居住着大量後蘇聯國家移民，尤以俄羅斯、白羅斯、烏克蘭的猶太人為主。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片深藍的紐約城裏少有的深紅區。

我問老人家們為什麼喜歡特朗普。

「因為他已經做過一屆總統，只有他知道如何治理國家。」

「他活過了兩次刺殺，所以他是上帝派來的。」

「因為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他不會貪污腐敗。」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給這個國家帶來秩序，可以把移民都送走。」

我問提到「移民」的這位大媽是否真的親眼見過移民，她立刻指指身後的海灘，說「他們都在海灘上抽大麻」。另一個大媽似乎覺得自己的朋友話說得太絕，便為她找補：「其實我們也都是移民啦，我們也都不是出生在這裏的……但我們還是會選特朗普。」

一個帶着凱皮帽子的大媽給我散發州衆議員候選人米哈伊爾·諾瓦霍夫（Michael Novakhov）的俄英雙語廣告。我問她，這個街區為什麼那麼親共和黨，大媽說：「因為我們需要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問她，難道現在這個國家不正常嗎？她非常驚訝，像看外賓一樣看着我：「這個國家能叫正常？你看看這發瘋一樣的通貨膨脹！幾千萬委內瑞拉人「波納葉哈利」（意思是「像潮水一般涌過來」，一個莫斯科人經常用來形容中亞移民大量涌入的動詞），你都不知道這是些什麼人！只有特朗普可以拯救我們！」

為民主黨分發傳單的人看上去年輕不少。我問一位分發州參議員廣告的大姐，為什麼這個街區這麼親共和黨，大姐說：「因為這些人很可憐，他們逃出了蘇聯，可還是想要一個強人來管他們，」她瞥了瞥不遠處為共和黨拉票的大媽們，「所以她們都愛特朗普這樣的獨裁者，他就是她們的『糖爹』。」



中午，華盛頓市中心

“另一位如果當選，她們認為對自己的生活、教育、工作和私人生活都會產生非常可怕的影響。

首都華盛頓，美東時間中午12點，Stead Park Recreation Center投票站，一支主要由大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組成的投票隊伍有條不紊地向前挪動。

華盛頓特區是民主黨的票倉，在這裡排隊的幾乎都是前來給賀錦麗投票的選民。隊伍中三分之一的選民都是第一次投票的大學生，來自附近喬治城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

三位接受端傳媒訪問的非裔年輕女性，今年都才十八歲和十九歲，分別來自華盛頓DC、新澤西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目前在喬治城就讀大學一年級。她們表示對這次大選感到又激動又焦慮，因為候選人中有一位是非裔女性，還是專業人士；但另一位如果當選，她們認為對自己的生活、教育、工作和私人生活都會產生非常可怕的影響。

她們的家人、朋友也都是堅定的民主黨擁護者，不是早已郵寄選票，就是今天去到所在城市鄉鎮的投票站為賀錦麗投票。喬治城大學最近也不斷給學生發新聞信和開工作坊，教育和鼓勵有選舉權的學生出去投票，她們說，這的確有幫到自己熟悉整個過程。

當得知端傳媒是一家中文媒體後，三個女孩也都表示，在身邊和新聞裡都留意到有不少華裔選民是特朗普支持者，她們在表示不解的同時，也給出自己的分析：「可能是因為關於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假新聞吧，華裔家庭覺得自己的孩子收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其實事實不是這樣的，希望他們能有機會看到真相是什麼。」



2024 11 5

/

中午，華盛頓，白宮門前

「儘管如此，一定要投票的話，他們不得不投給lesser evil——「不支持墮胎的那個」。

選舉日是白宮的大日子，周圍可見新近增設的高圍欄，以及為了選舉加派的警力。附近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幾家店面——Peets 咖啡、麥當勞、美國郵政，沿街的门窗都被木板封住。白宮對面的教育博物館「People 's House」門外，也搭上了新租來的圍欄。

「這都是為了明天做準備呀，」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擺攤幾十年的紀念品小販Moqim說。他從列根時代就在這裡擺攤，至今四十年。

他還記得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國會大廈的騷亂，因此對於周邊安保措施升級並不奇怪。明天（11月6日）他不準備開檔，將趁這個機會放假去看醫生。今天他的生意一般，白宮門口並不熱鬧。他應該會提早收攤，去投票站投票。

不過，他現在還沒有想好投誰：「我的兒子投特朗普，女兒投賀錦麗。我自己還沒想好。其實選誰對我來說都一樣，我有自己的小生意，是合法移民，不管誰當總統對我影響都不大，美國嘛，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他說到現在為止買賀錦麗紀念品的人和買特朗普的人幾乎一樣多，「很難說誰會贏。」

白宮門口的拉斐特廣場上有不少記者和外國旅客。除了安營在此多日的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家外，今天也有些其他團體的人乘著選舉日的熱潮宣傳自己的理念。一隊來自亞利桑那的基督徒扛著兩個一人高的木製十字架，和路過的加拿大右翼媒體RebelNews主播在路邊激烈討論兩國基督徒的墮落。這群基督徒最近一週來都在白宮門口宣傳自己的信念，希望藉選舉的熱潮喚醒美國人：目前美國的精神文明已經全面墮落，不管選誰，都不是長久之計，基督徒都要靠自己對於主的虔誠供奉才能獲得救贖。

儘管如此，一定要投票的話，他們不得不投給lesser evil——「不支持墮胎的那個」。他們說目前在華盛頓特區遇到的人不是超級激動，就是非常仇恨自己。我確實在現場短短幾分鐘見到三個和他們熱情擁抱的白人男性，但他們說也常常有人罵他們腦子有病，但他們覺得即便如此，這些人也值得上帝的愛和原諒。當我追問他們的名字時，他們說：「叫我Jesus People就好了。」其中一位還贈給我一本《Living Water》，這是一本流亡海外的中國家庭教會基督徒「雲弟兄」撰寫的小書。

書內夾著一張一百萬基督現金的鈔票，鈔票背面印著他們組織的名字——WakeUpAmericaForChrist。

在扛木十字架的基督徒不遠處，兩個白人女性舉著一塊牌子肩並肩站在一起，一個帶著紅帽子，一個帶著藍帽子，她們來自另一個組織Braver Angels。這是一個無黨派的公益組織，成立於2016年，旨在為當下兩極分化的美國民眾，提供一個求同存異的對話空間。這個組織在全美各地都有分會，也經常在網上用Zoom組織活動。

今天來白宮門前舉牌的其中一位義工是來自維珍尼亞州的Rebecca Cataldi，她說最近選舉，夫妻、親子、大家庭、社區、工作等等環境內的衝突都越來越多，爭議的核心議題是「移民、墮胎，還有投票舞弊」。她們預計接下來幾天，會有很多人尋求幫助，於是來白宮現場，讓路過的人掃碼去組織的網站上尋找對應的線上線下工作坊，學會在艱難的時刻和彼此溝通、共處。

下午，紐約，布魯克林

因為調整冬令時，紐約的天比以往黑得更早。下午四點多已是黃昏，我在布魯克林的班森賀社區（Bensonhurst）的投票站外，一位女士拖著小拖車經過。她胸前貼著「I Voted」（我已投票）的貼紙，小拖車裏是幾打可樂。

「I voted for Kamala. She has the brain, and Trump has nothing but a dick.」（我給賀錦麗投了票，賀錦麗有腦子，特朗普只有陽具。） 這位73歲的意大利裔對特朗普不屑一顧，她認為一個「每天在電視上胡言亂語的重罪犯」無論如何都不配當美國總統。她勸說身邊的人都投賀錦麗。她的丈夫和孩子投的也是民主黨。

不過，在負責班森賀社區的民主黨籍紐約州眾議員威廉·寇頓（William Colton）看來，這個社區的居民更加傾向投票給特朗普。

他在投票站不遠處進行政治動員。他說，因為最近住在這附近的86街居民反對市政府修建遊民所的抗議，大家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通過選舉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僅9月、10月兩個月，他的辦公室就動員了3000多名居民註冊投票，參與選舉。其中絕大多數第一次投票的都是亞裔選民。

他承認：「選民是會受到（兩黨）的具體政策的影響和壓力的。」

之前在這裡的訪問也讓我看到：這一區的亞裔選民因為治安、就業等問題，對移民議題、尤其是無證移民議題非常敏感，會更喜歡共和黨的強硬態度。

在投票站外，我還遇到了民主黨的選舉觀察員澄雙。她來美國十多年，現在是音樂製作人和聲樂老師，一位市議員邀請她來布魯克林社區幫忙觀察選舉。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看是不是每個選票站都有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工作人員，是否有造假選票、強制投票的現象。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保證選票站150碼以內不能有拉票人員。」澄雙掛著工作牌，在選票站內和周邊走動，也和不同黨派的支持者們打招呼。

她本人對兩位總統候選人都很不滿意，所以沒有投票。她認為，像她這樣認真工作的人值得更好的總統。

「那你擔心你不投這一票，其他意見不同的人會佔據你發聲的權利嗎？」

「在紐約這麼藍的州，我投不投總統這一票，結果都一樣。」



2024 11 5 /

下午，加州三藩市，中國城

“她今年也投票，但不想讓丈夫告訴她怎麼投。”

這裡是一場中文寫就的選舉，市議員、市長的海報貼滿牆面，候選人們絞盡腦汁把中文的宣傳海報塞進選民家裡。

一扇夾滿海報卷的鐵門被拉開，男主人走出來，再把門關上。一張候選人的海報掉在草叢裡，其他四張屹然不動。

美國西岸時間下午三點，三藩市（舊金山）城市大學唐人街校區投票站的中英選票都發完了。

這裏是中國城裏第二個投票中心，志願者身上都掛着一張黃色名牌「我說中文」。一位穿着粉紅色羽絨服亞裔面孔的阿姨走進投票站，輕輕說，「我嚟投票㗎」（我是來投票的）。投票站前台是兩位粵語和英文能熟練切換的華裔男女，他們還不到投票年齡：「做這個消磨時間也挺值得，何況還有錢拿，」其中一個男孩用英語跟我說。

另外三名投票站工作者都是會說粵語的亞裔女性，其中負責人 Sandra Fang 是二代移民，在舊金山從事計票工作39年。她介紹：「三藩市線下投票的人很少，四年前更是沒什麼人，但今年人很多。」今年第一次做投票站工作人員的Helen今年79歲，她大病初癒，做志願活動回報社會。「線下投票的人都很熱情的，沒有遇到什麼很無禮的人，」她說。

半小時後，工作人員終於抱着一個紙盒走進投票站，裏面裝着中英選票。

來這裡投票的人以亞裔長者為多，他們推着輪椅、拄着柺杖走進投票站。

我問一個只剩五顆牙齒的老人感受如何，他指着耳朵對我說：「我耳仔聾㗎。」（我耳朵聾了）他和夫人來三藩市十幾年，每年都投票給民主黨。夫人幫我們翻譯他的說話，並在旁邊偷偷告訴我，她今年也投票，但不想讓丈夫告訴她怎麼投，所以來投票站找志願者幫忙。



| 2024 11 5 /

志願者 Lacy 幫她逐字逐項過完整張選票，然後拎起那試卷一樣長的選票，封好，走向投票箱。

「來，放在這，我給你照張相」Lacy說。

阿姨彎下身子把半截選票放入紅色大紙箱，半截露在外面。正一正絲巾，對着鏡頭笑。

在投票站的另一邊，兩個年輕男人走進，其中一個走向投票站說：「我剛剛搬來這個選區，但沒有在這裡註冊，我可以註冊投票嗎？」

Lacy志願者有點費勁地向他解釋：「你只能投provisional選票，需要簽署身份文件。」男人有點猶豫，回頭走向他的同伴。

「去啊，去投啊，你肯定要去投啊，」他的同伴說，「我剛發郵件給你一份選民指南，你讀一下。」

年輕男人走回來，「那是我老闆，他讓我不要著急回辦公室，在這慢慢填。」

我問Lacy在舊金山投票流程中是否有身份驗證的環節，她說：「如果人家主動給我們看身份文件，那當然也不會拒絕。但我們只會驗證你的名字是否在我們投票站的註冊名單裡，如果不在，你就要當天註冊並簽署文件，簽署之後會由州務卿辦公室來驗證你的選票是否合格。我們是不會查看你的身份證件的。」

Helen 是今年新加入舊金山的志願者，她入籍不久，在工作的間隙跟我說：「你看到了嗎，中國城裡面貼著『不是公民也能投票』，現在真的很混亂啊。」

晚些時候，一名白人女性拿到選票後問了一句：「不需要我的什麼證件嗎？」

在舊金山做了 39 年志願者的 Sandra 回道：「不需要，舊金山信任她的居民。」

晚間，華盛頓，霍華德大學

“我的孩子還很小，我需要我們的國家有一個總統能保護我們。”

到了選舉日晚間，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校園四圍都是前來守衛的警車和保安，賀錦麗在這裡舉辦她的選舉之夜。

霍大是美國歷史性黑人大學（HBCU）中最為頂尖的一所。美國歷史上許多非裔民權領袖和精英都從這裡畢業。賀錦麗1982-1986年也在這裏完成了她的本科學位。

為了選舉之夜活動，大學一早通知師生放假，附近的道路也都被封。一名執勤的年輕非裔警察說，自己從中午上班，要到凌晨三點才能結束工作，但他表示非常願意在這裡執勤，「這是happy duty，可以見證歷史。」

從下午開始，大學的學生、教職員工、畢業生、附近的居民，和從市內及其他地方特地趕來的支持者擠滿了中心廣場，絕大多數都是非裔美國人。現場直播CNN的選情報告，中間會插入賀錦麗及支持她的政治家、名人登台亮相、發表演講的畫面。

從加州搬來華府不久的 Mark Long 是一位科技產業的商業管理人員。他很自豪六年前在舊金山工作時，就已經支持當時在舊金山擔任公職的賀錦麗，稱自己非常認可她一直以來對於少數族裔和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今天，他和幾個好朋友一起，他們都是黑人兄弟會Kappa Alpha Psi 和賀錦麗加入的黑人姐妹會 Alpha Kappa Alpha 的成員。這也意味著他們和賀錦麗有更緊密的聯繫。

在霍華德大學商學院樓宇管理處工作的 Danieta 則坦言之前並不關注政治，是在今年來這所大學工作後看到選戰，意識到黑人女性也有機會在全國政治舞台擔任重要角色。她之後慢慢主動去了解賀錦麗的政綱，尤其支持賀錦麗對女性定義自己身體的立場。今晚，她叫來很多自己中學時的朋友，來現場支持賀錦麗。

活動現場人山人海，也有不少人選擇在附近的酒吧、咖啡廳舉辦自己的 watch party。

學校對面的一家非裔書店在店外迎街的院子裡架起了幕布，歡迎路過的行人和顧客在這裡小坐。屏幕上直播的是華盛頓本地的非裔媒體 Washington Informer 的線上線下互動直播活動。製作人和主持人和各地的撰稿人、記者、意見領袖從書店裏連線，不斷有住在附近的學生和居民進來買書、聊天，觀看直播。還有不少執勤的警察和保安也會在這裡買咖啡和小食外帶。店主人之一是一位年輕的埃塞爾比亞裔母親，她很緊張最後的結果：「我們當然要選她，選一個女人，選一個黑人。我今天早上去投票了！我的孩子還很小，我需要我們的國家有一個總統能保護我們。」

「如果當選的是另一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太可怕了！」

晚間，加州奧克蘭，「雞肉和華夫餅之家」

在美國其他地方籠罩在焦慮和不安當中時，大選日當晚加州奧克蘭——賀錦麗的故鄉一片祥和寧靜。至少在特朗普贏下佐治亞州之前。

賀錦麗曾說自己是「奧克蘭的女兒」，這裡也確實是滿是她的娘家人。當地有五個選舉夜 watch party，隨便走進一個，裡面都有她的「老朋友」、「親戚」、「鐵桿粉絲」。

「我認識賀錦麗 44 年了，」雞肉和華夫餅之家的老闆德里克·約翰遜（Derrick Johnson）說道，「16 歲那年，我們一起去舊金山開車兜風。」

餐廳裡的賀錦麗特色菜當晚不斷從廚房裡端出，那是約翰遜給好友慶生時做的菜——雞肉千層麵。

加州結果公佈時，這家容納了 50 多名非裔美國人的小餐廳被歡呼聲淹沒，「從奧克蘭到白宮」的海報被揮舞到空中。人們笑著相互交談，眼睛緊盯吧台上方的電視機。

四十分鐘後，佐治亞州轉紅。雞肉千層麵仍然在一份份端出，人們似乎忙於享用，很少有人敢長久地直視螢幕。

NBC 和 NPR 的記者擠在角落，焦急地等待下一個搖擺州結果公佈。

2024 11 5 Kayi Yiu/

午夜，費城，賀錦麗觀選聚會

「你明天打算做什麼？」
「在家摸貓，還有，看書。」

今晚在費城，其中一家酒吧舉辦賀錦麗支持者的觀選聚會。酒吧的四面牆都掛着大小不一的電視，整個晚上，酒吧中有15台電視同時在直播選舉新聞，人在其中，就是被塗上紅藍色塊的美國地圖和新聞主播的聲音環繞。

然而多數時候，沒有人特意抬頭看電視的數據，聚會者都是各自在聊天喝酒，只有在電視call了賀錦麗的時候，會伴隨着幾聲歡呼。

開票之後，賀錦麗在賓州的得票一直落後於特朗普，不過聚會的氣氛依然熱烈。

到了晚上11點，電視連續播出賀錦麗在多個州的選情都落後，好幾個人都在低聲地喊「oh god」，也有人在低頭刷手機，放下後講了一聲「太緊張」。此後的半小時，大部分聚會者都離開

了，而剩下的人，則如常地社交，交互電話號碼、留名片，談選舉之外的各種事情，沒有人再看向在上方環繞的電視屏幕。

提到選舉情況似乎不太好的時候，多數人都只是回應一個聳肩的表情。

一名30歲的黑人女性講到，她居住的社區的投票站，從來都是很安靜的，包括2020年的大選，但是今年卻變得很嘈雜，票站周圍有各式各樣的人在拉票，這是之前未有過的，她總結道，人們越來越覺得總統選舉重要。

臨近12點半，賓州的點票結果尚未能預計，賀錦麗則仍舊落後，此時在酒吧內，唯一會看向屏幕的人就只有酒吧侍應了。

一名聚會者忽然轉向旁邊的人，問道：「你明天打算做什麼？」

「在家摸貓，還有，看書。」

| 2024 11 6 /

午夜，華盛頓，「特區唯一共和黨選夜派對」

“你準備好今晚的狂歡了嗎？”

東岸時間午夜一點多，特區一角安靜的大街上忽然傳來近兩百人的歡呼，和越來越大的音樂聲。幾個帶著MAGA帽子的年輕白人男子從二樓酒吧跑下來，對樓下聊天的幾個朋友大喊：「我們贏了，贏了！FOX剛剛宣布特朗普是總統！你們快上來呀！不要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其實當時Fox並沒有判定（call），只是預測（project），但對於這個派對來說，這一點區別應該不重要了。

樓上的酒吧別有洞天，走進去一個房間連著一個，又有露天的部分，又有屋頂的空間。每個房間都擺著五六個電視屏幕，還有聲音巨響的音響設備。這裡是今晚號稱「特區唯一共和黨選夜派對」的地方，我是在eventbrite上看到這個活動的，據我在酒吧遇到的幾個白人男子說，他們也都是最後一分鐘在網上看到，或是被朋友帶來的。

一個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中年男子說，特區太藍了，知道這個派對以後「給多少錢都要來！」這個派對的確有門票費用，在eventbrite的網頁上他們寫道其實只收30美金就夠了，但賀錦麗和民主黨會貪婪地收稅（指網站平台的手續費和消費稅），所以鼓勵大家現場付費——不過我現場付費後發現還是39塊——和eventbrite沒啥區別。

「我們部門大部分人都民主黨，整個特區都這樣，我們幾個共和黨的朋友都偷偷聊天。因為我們一說特朗普，民主黨支持者就不行了——我覺得他們有「盲目反對特朗普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所以一般我不刺激他們」。我問他對今晚的選情是否樂觀時，他不像周遭更加年輕已經喝醉的人群那麼肯定，「客觀來說我們肯定贏啊，但是民主黨偷票啊。在華盛頓特區，很多非公民都可以投票。」他打開自己的臉書，給我看一個澳大利亞人展示自己如何騙取系統信任，在沒有公民身分的情況下可以投票。

但更多人非常興奮，近二百個人裡，絕大多數都是白人男性。很多人這時候都已經喝醉了，不停和我擊掌，「你和我一樣橙嗎？」，「你準備好今晚的狂歡了嗎？」每個播放FOX直播的屏幕下，都有一群快樂的年輕人，對著最新的選情發出熱烈的呼喊。FOX和其他電視台的數據不太一樣，在較早的時候就接連宣布了幾個搖擺州已經投入特朗普漲下，每次人群看到這種信息，就會激動地跳起舞來，或是一起呼喊「USA USA USA」。每次播放有賀錦麗的畫面時，人們就會衝上去豎起中指。

在FOX宣布特朗普當選總統的那一刻，在吧台後調酒的兩個女孩跳上吧台，打開事先準備好的香檳，淋在彼此身上，台下的人們瘋狂地大喊、尖叫，在安靜的華盛頓上空留下自己的分貝。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